

丰富且干净

——读《湖湘历史名人家书》



余孟孟

《湖湘历史名人家书》，是我们走进家书、品读家书、感悟家书的上佳范本。这部书从周敦颐开篇，下溯至沈从文、朱湘，可以说是一幅较为完整的湖湘文化代表人物谱系。这些家书的内容情真意切、包罗万象，堪称一部浓缩版的湖湘文化精神读本。

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人性光辉。家书，有长有短，有早有晚，有的论理有的抒情，有的说事有的论学，它们产生于不同时代，出自不同人之手，书写的对象也各不相同，但共同的是，都体现出可信、可爱与可敬的人性光辉。

比如，欧阳玄在家书中说，自己从外面回到浏阳后的情形是：“抵家以来，且人事蚕丛，文债日生”，很多人请他写文章，反映出当时乡民对道德文章名世者敬重和追捧的民风；谈及当时人才稀少，左宗棠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指出了原因，“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

少。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这些都是当时的实情，是信史。

关于可爱，最典型的应该是杨嗣昌。他在写给父亲的家书中说，自己闲时会将父亲的来信一封封装裱起来，认为“千秋万世而后，则传世之宝也。”杨嗣昌在家书中为博父亲一笑，还讲起了幽默段子。他说，有一位年伯跟他说“孔子一生不过是‘干净’二字。”他便问年伯：“怎的见得？”年伯回答：“秋阳以暴之，你看干不干？江汉以濯之，你看净不净？”

可敬，如李东阳在劝阻族人为他在茶陵老家建屋的家书中说，“自念做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乡里，乃复以土木筋力为之累，纵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声势财力，于心诚不安”。这份磊落与坚贞令人敬服。蒋翊武在就义前写给父母的家书，那种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风骨令人敬仰。

这部书让我们感受到家风、家教、家训的精神力量。《湖湘历史名人家书》里面关于为人处世、读书求学、家庭建设、亲友关系等内容有很多真知灼见，值得今人借鉴学习。

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胡林翼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吾家素尚节俭”。何凌汉在家书中说：“即境况清苦，而举家克俭克勤，亦是人生乐事，其他

不足虑。”这些务实、勤俭、乐观的家风令人向往。

家书中不仅对子辈进行家风熏陶，还从细微处开展家庭教育。比如左宗棠和彭玉麟在家书中都对其子女在读书方法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指导，王闾运在家书中帮儿子指出错别字等。

这些家书，出自湖湘历代名人之手，他们的道德文章都有很高的造诣，因此家书中有很多格言式的表达，是可以作为家训流传的。比如，王夫之在给弟侄的家书中说：“光明正大，宽柔慈厚，作一家风范。”贺金声在家书中说：“只求合乎仁义，而事之济与不济无论也。”

这部书让我们领略到湖湘大地文源、文脉、文气的深厚传统。不少家书都对湖湘文化和湖湘精神有过评点与阐述。湖湘文化的源头可以远溯至屈原，但其核心内容却直接源于周敦颐。周敦颐给叔伯兄弟的这封家书，虽然看不出他在思想学术方面的观点和追求，但却将恪守孝悌、温柔敦厚、重情重义的形象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一句“知安乐，喜无尽”传达的真挚情感足以跨越千年。

从这些家书中，也可以发现湖湘文化文脉广博的特点。比如，左宗棠在家书中告诫儿子，“八股愈做得人格，人才愈见庸下”，这些观点都折射出湖湘文化中务实致用、不图虚名的精神。谭嗣同在给妻子的家书中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这些话语都反映出湘人热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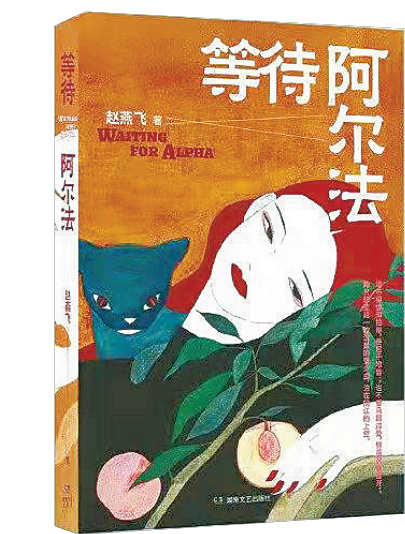


忧患意识和深沉的爱国热情。

至于文气，在这些家书中更有鲜明的体现。以周敦颐、李东阳、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学术领袖和文章大家，他们的文化气质自不必说。曾左彭胡这些湘军将领们的文化底蕴和文人气质，在他们的家书中皆有具体体现。

读完《湖湘历史名人家书》，掩卷回想，首先跳出来的竟然是“干净”两个字。杨嗣昌在给父亲的家书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儿尝言吾家家书是人可看，有两件干净处：一件是手头干净，无有孔方；二件是心肠干净，无欲害人。”整本《湖湘历史名人家书》在时间上跨越千年，在内容上丰富广博，但却有着共同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如杨嗣昌家在书中说的一样——干净。

（《湖湘历史名人家书》湖南图书馆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袁姣素

赵燕飞是懂得用小说艺术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家，她善于在生活的罅隙中捕捉素材，营造空间，打开女性情感的法门。

她的小说集《等待阿尔法》，由七个中短篇小说组成，与她之前的几部小说集如《手心里的痣》《一声长啸》等的叙事有着不同的经验提炼。她的小说创作从讲述留守老人的精神世界、漂泊者的孤独状态等的现实场景，转换定型为女性视角下的情感叙事，完成了她“个人意识”的蝶变。

众所周知，小说创作离不开现实生活，无论从哪个视角来选择创作主体，都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小说又是现实生活的再次创造和回炉。在这个过程中，人物的情感升温是小说机体的命脉，是小说创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赵燕飞的小说集《等待阿尔法》的开篇《苏格拉没有底》中，赵燕飞塑造的沙漏和林之这对母子亲情有着逼仄的现实。在绵密的日常中，在“高考”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历练着无数家庭的悲喜交加。在这场人生的较量中，谁不想金榜题名？可林之在沙漏热切的期盼下，却想着全身而退，选择去做游戏主播，做着提前就业的准备。沙漏是反对还是做儿子的发烧友？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拨云见日，将人物情感升温到了高潮，小说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把悬念抛给了读者，留给了时间，让人们在庸常生活中，体验可能与不可能的错综复杂。

在小说叙事中，小说家一直做着“传统”和“先锋”的较量和努力，随着时代进程的要求，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始肩负着各自的使命。《等待阿尔法》中的《犹如一道闪电》更好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取材巧妙，立意新颖，手法新奇，感情真挚，富有寓言的意味。两条情感线并行而行，贯穿这个主体的是人与动物的情感对接与激活。

有意思的是，作者选定的第一人称的“我”是只叫“黑风”的杜宾犬，通过“黑风”对“姐姐”和“小黑”的感情发展，逐步呈现它的主人和叶子的感情状态。小说的情感铺垫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摹，将狗与人、与它的同伴的情感递进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细节的处理也非常到位和感人——“我突然发现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从怀里掏出了一根绳子。我打了个寒颤，感到某种危险正向小黑靠近……此时此刻，我还能犹豫什么？我狂吠着，从天台往下一跳。”从它跳下的瞬间，一条情感的链接就此延展。

在“黑风”找寻“小黑”的游离中，犹如选择了一种颠沛流离的人生。可“黑风”并没有后悔放弃那种舒适奢华的生活，它对情感的执着战胜了一只动物的本能。从女性思考的角度，“黑风”所代表的是勇于挑战的男性，“小黑”则是柔弱的需要庇佑的女性形象。他们在这个社会沉沉浮浮，悲欢离合，寻找着自己的角色和位置。

《等待阿尔法》的叙事平实，在云淡风轻中进入人物内心，情感推进自然。从父母亲同时住院，打乱了生活节奏，叶子和安平在轮流照顾中表现的日常琐碎、生活错位，引出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母亲不经意的一句“一个阿尔法就能顶替一个亲生女儿”，从另一层面表现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不可阻挡。《组团去天堂》以诙谐有趣的基调打开了一幅人在江湖的滑稽画面，用几个荒诞怪异人物，展开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思考。《她要听大海唱歌》通过于小婉开的情趣店牵引出母女两代人的心理沟壑，塑造了一种隐秘之境，同时又给人身临其境的真实和现实。

无疑，从赵燕飞小说集《等待阿尔法》中，我们能感知这位女性作家提炼生活的敏锐与新奇，她对生活的另类领悟给人以欣喜、悲悯和从容。她由观念转化到生活的日常，着个体经验的延展，她独特的情感法门，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等待阿尔法》赵燕飞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谈有所得

打开女性情感的法门

——浅谈小说集《等待阿尔法》

田里书外

人生不会“只剩一汪清亮的孤独”

——读诗集《脆响录》有感

刘晓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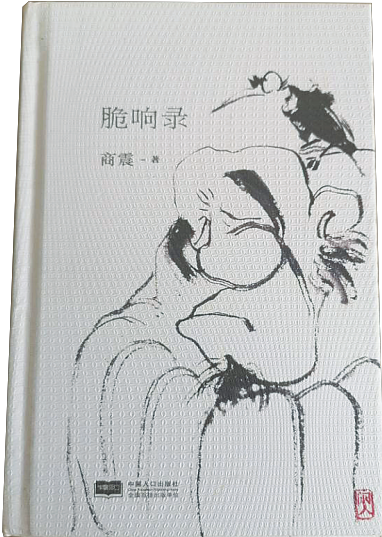
2021年小寒之际，原《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先生，给我签名赠送了他刚刚出版的诗集《脆响录》。我于春节前夕收到，整个春节期间，他的《脆响录》一书，便成为我的精神食粮。

看任何书，我有个习惯，喜欢先看序或评论文字，看他的诗集我亦是如此。我首先看了林莽和路也两位的读评文章。林莽和商震，是同事亦是朋友，他俩是知根知底的人。林莽给予《脆响录》的评价，我不妨摘一段话于此：商震的诗我是熟悉的，我以为他的诗有两个特点：一是好读，但内涵并不简单。他用口语的方式写作，每首诗中都体现着心灵的机敏和独有的体验发现。二是简洁语言背后的驳杂与丰富。他将生活的体验和文化的经验，用灵动而直接的语言呈现给读者。

评价是诚恳而有分量的，但他读评的题目却是借用作者一首诗中的诗句：依水而居/用火煮食/火离不开水/人就生活在水火之间。他的标题就是《在水火之间》。他俩是同事加朋友，更是诗友，林莽老师是诗界的高人，也是评诗大家，我毫无疑问地相信他的妙用之意。

商震老师主持《诗刊》工作多年，他沉淀的是思想，激活的是灵感，写出的作品总给人以明澈和包容，在读者回味与品读时，从五味杂陈中分享，随之而来有种会心一笑的审美通感。

如：弃我而去的人我不要再原谅他/我割



舍掉的人已经被我忘却/从少年到老年是不断滤去泥沙的水/最后只剩一汪清亮的孤独。但这种审美通感是带着忧伤的，而我喜欢盲目的高兴，我想在此与商震老师共勉：人生涅槃，不会“只剩一汪清亮的孤独，更有夕阳下的虹桥与多彩。”尼采说：“上帝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诗人活着，您是一位诗人，您是经历过时代与现实的人，您是一位有可能写出意味与思想的人。

林莽老师最后说明了他之所以用“在水火之间”作为读评的题目，是因为他认为您是经过了某种历练并认真面对现代艺术蜕变的人，才写出本诗集中时代特色的体验与感受。

好书摘读

从西域到西洋

易中天

中国人很早就西行了，比如周穆王。

周穆王确有其人，从文王算起是周的第六任君主。在位时间也最长，五十五年。他的西行应该也确有其事，只不过是是否当真见到豹尾虎齿猿猴、半人半神的西王母，恐怕只能将信将疑，尽管那西王母也可能是当地人崇拜的女神。

八百年后，张骞通西域，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打开了。

司马迁写《史记》时，就已经知道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的大宛，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的康居，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南的乌孙……

连接罗马与大汉的，是丝绸之路。陆上的丝绸之路后来断了，海航却早已开始。

汉代便已有使者到达斯里兰卡（当时叫已程不国）的记录。唐的海船更是航行于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宋代走得更远，比如：勿斯离国——今伊拉克摩苏尔；瓮蛮国——今阿拉伯半岛阿曼……

这些，都是比郑和舰队行踪更远的地方。航海业最为发达的时代是元。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元的统治者更愿意征服世界。马跑不到，那就换成船。忽必烈便曾远征日本、占城和爪哇，动辄投入战舰数千艘。

对于物资和货币的流动，游牧民族比农业民族更感兴趣。允许海外各国商人自由来华贸易，始终是大元帝国的基本国策。何况他们也有条件——波斯湾地区基本上归属了同为蒙古人的伊利汗国，作为二等臣民的色目

人又大多精通生意经。帝国的财务和外交，其实多半交给了他们。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不将触角伸向海外？

可惜对于明帝国而言，元帝国留下的巨大遗产弄不好就是沉重的包袱。朱元璋父子也无法确定，那些跟蒙古人进行海外贸易的是不是敌对势力。可以肯定的是，明太祖登基才三年，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帖木儿，就在撒马尔罕建立了自己的汗国。

当年逐鹿中原失败者的余党，可是确确实实逃到了海上。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并不安定。被驱逐回漠北草原的元帝国残余势力，更是人还在，心不死。也就是说，明帝国面临着塞外和海上的双重威胁。这可是历朝历代没有的特殊困境，禁海也就不能完全理解为朱元璋的小农经济观念。只不过，他儿子的策略不同。也许，在朱棣看来，与其被动防御，不如在严禁民间与海外私相往来的同时，派出皇家舰队远航。目的，当然是要安抚笼络那些外邦和侨民。

郑和七下西洋都是老马识途般地走着熟知的航线，没有新的开拓。尽管他的船在当时的世界上，性能最优，吨位最大。道理很简单，他的使命不是探险。郑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海外各邦纷纷来朝，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则不过顺理成章。

大明帝国却在毋庸置疑地显示了海上力量之后，悄然地退出了南海和印度洋，而且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让后世许多人不扼腕叹息的。尽管说起大航海，人们都不会忘记郑和，甚至承认他是第一人。但，由此实现地理发现，将文明的互动中心从欧亚大陆迁移到海上，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中，却与他没

有直接的联系。

那么，明帝国为什么不延续郑和的事业呢？因为缺少动力。动力有经济的，有政治的，前者根本免谈。朱元璋父子都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天朝无所不有，用不着与外邦进行什么贸易。朱棣也无心成为海上的汉族成吉思汗，何况技术上也无法支持。朱元璋要建立的是统一而稳定的农业大帝国。

郑和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有着不同结果，也不奇怪。大明帝国自动弃权，便会有人后来居上。伟大航海家郑和逝世于古历六十五年后，另一支船队到了那里。虽然只有四艘帆船，却是从欧亚大陆最西面、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国家出发，还绕过了非洲，航程之长超过郑和。

一个巨浪滔天的时代当真到来了。
（本文摘自易中天所著《易中天中华史：大航海时代》，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趣马观书



《萨巴斯剧院》

【美】菲利普·罗斯著，张昕泉、张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萨巴斯剧院》是菲利普·罗斯的早期代表作，获199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本书的主人公米奇·萨巴斯曾是有小名气木偶师，在曼哈顿拥有一家剧院，但如今64岁的他因病放弃事业、性丑闻缠身。他离经叛道，生活中重视的只有性，以此来反抗平庸日常。情人德伦卡去世后，他在回望故人与故里过程中，又引发了一系列的闹剧，现实生活成了他的舞台，萨巴斯的下流剧院再度开演。



三岛由纪夫经典系列

【日】三岛由纪夫著，郑民钦、竺祖慈译，漓江出版社

三岛由纪夫经典系列包括了描写世外桃源里田园牧歌般爱恋的《潮骚》、三岛由纪夫“毁灭美学”发端之作《假面的自白》、关于“美与毁灭”的杰作《金阁寺》。

此系列采用了资深日本文学学者竺祖慈、郑民钦老师的译本，装帧采用疏黑底印专色银的精装本形式，书脊拼贴“硬朗灰”色的凝石纸，整体风格精致硬朗，在文气之上，多了武气和“暴烈”的力量感，呈现不一样的“硬汉”三岛。

悦读

